

元
道
和

前漢書

殿版斷句

廣益書局刊行

前漢書卷五

列傳(三)

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

音師
千古
見曰
反情

平原獻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瑛

反武帝初卽

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

鬻者以千數。

師古曰街行賣
音州縣之縣

又也。音工。縣反。其不足。

采者輒報聞罷。師上古之書。報云罷天子已歸。其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

少失父母

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足如淳曰。賁子冬。祢曰。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十五學擊劍。十六學

詩書
○師
劉古

曰學劍遙今擊有此戲之非遙斬擊也誦二十

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

鉦之音節
証也亦

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

服有虜者。無宿諾。○劉攽曰。子路之言。則無

宿諾者非

子師古曰編亞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次也音輟

列
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

雖生而平
皆曰不勇

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捷若慶忌把師不能中鋼馬追

也。射之矢滿。不能及也。滿。廉若鮑叔也。師古曰。齊大夫。材。

云自
飽取
焦其
非少

而信若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

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

死再拜以

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曰。以令待詔公車。
樹上善所也。衛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

被省納不

子也。奉音扶用反。久之。朔給粥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爲。驕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曰。上以若曹

其下並同

無益於縣官。師古曰：若女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

如淳曰：案，師古曰：音先。今歎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宋祁曰：啼當。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

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

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

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

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置守宮盞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衛家云：

擗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爲辟宮，防淫

禦捍之義耳。盞，食器也。若盞而不滅，今之所謂盞盞也。盞音擗。○劉放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

逸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曰：進也。迺別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臣以

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蜥

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蜥音余，赤反。蜥音榮，蜥音原。蜥音鳥，典反。蜥音

珍。○劉放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蜥蜴，俗呼爲蜥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衛家

宋祁曰：角音盧，谷反。獸不童也。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時有幸倡郭舍人，

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

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步反。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簋也。蘇林曰：簋音貧，簋之數，簋音數，錢

簋數，簋器也。以盆盛物，載於頭者，則以簋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

而生，形有周圍象簋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爲寄生，非爲薦之寄生。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爲寄生，盆

下爲簋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說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盞下爲盆字，失之遠矣。楊

傳傳云：鼠不容穴，衡簋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宋祁曰：數音蔽，景本作蔽。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
皆服虔曰：暴音暴，郭展曰：呼音鑿，箭之聲，舍人榜痛乃呼云。暴今人痛甚，則痛切而叫乎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
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窠？數前覆守宮自以盆，此以盆何怪乎？不然，孟亦
益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窠數，真是附著他物而得名，故謂令在盆下之寄生爲
窠。故大物在盆下，小物在盆上，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爲盆，爾又何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窮笑之曰：咄，
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寄生爲芝菌形，圍似窠數，而云非爲盆，爾又何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窮笑之曰：咄，
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郭展曰：咄音丁，骨反，郭說非也。警音敖，舍人悲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
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適與爲隱耳。師古曰：隱，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寶也，聲警警
者，烏哺也。章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爲鷦生，而自喙曰鷦。師古曰：鷦音口豆反。○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
字也。俯，低也。喙，鳥嘴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和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
僂，又音免，啄音竹救反。塗，伊優亞，狢呀牙，何謂也？張晏曰：齟音權，黎之權，應劭曰：狢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音壯加。朔曰：令者，命也，
塗，伊優亞，狢呀牙，何謂也？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烏加反，狢音五侯反，啖音五侯反。朔曰：令者，命也，
壺者，所以盛也。師古曰：盛受物。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幽閭，塗者，漸洳
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狢呀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聽輒對，變詐鑿出，莫能窮
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朔
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師古曰：蚤，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
肉而去之，何也？○劉敞曰：而去之何也之衍字。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
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上笑曰：使先生自

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南獵長楊。東名在槐里。

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南。說者乃以爲在鄠。非也。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

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尙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騎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稻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

之穀。總稱也。統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

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

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微。遮繞也。循。行視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後迺私置更衣。師古

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師古曰。劉敞曰。更衣。休息處。非必有宮人也。史文自無之後。傳田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戚同此名也。從官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襄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

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爲簿籍也。阿城。本秦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呼爲阿城。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實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欲反。

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爲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悅。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遊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師古曰。慤。謙也。音口角。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

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

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

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

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

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

以爲苑。何必盤屋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

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師古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

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

物產饒富，是以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

謂之陸海也。不能盡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師古曰：芋

似藕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蠃即蛙也。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

五穀，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又壞人家墓，

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騖南北，

西驚，師古曰：驚，又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隄，若言不警也。不敢斥天

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隄，音丁奚反。○劉鈞曰：不足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

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爲防慮，必有顛覆之變，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

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

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蘇林曰：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蘇林曰：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

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

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澍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

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樹廣苑園則上階爲之奄奄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
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
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音盧尙帝女
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
官服虔曰主傳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傳婢說者又曰傳者老大夫也漢使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
中行說傳主也師古曰傳婢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決其罪也
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於是爲之垂涕歎
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
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
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讓責也○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
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師古曰言所上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
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以上壽
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宋
勅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如淳曰寶太后之
也堂邑侯陳午尙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
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

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宋祁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悉與之安陵爰叔者爰盜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一曰身挾大罪適欲自安而居處者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以用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菰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菰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菰卽嫩字也言有嫩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劉攽曰城改成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如淳曰寶太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爲宿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館處所故獻之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寶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書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宋祁曰使景本作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隆天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猝音信又音山鼓反西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同與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冢墓也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爲敝其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董君綠幘傳韓曰寧

人服也章昭曰轉形知射諱以轉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隨主前伏殿下主廼贊師古曰贊進館陶公主
幾人之服也傳著也轉即今之臂袖也傳讀曰附轉音工侯反
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劉敞偃起走就衣冠主
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廼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
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鞞劍客輻湊師古曰蹇音千六反鞞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
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劉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陸載
殿下師古曰持戟立階側辟戟而前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
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驚於唐虞折節
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師古曰右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
師古曰徑由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師古曰變魅也音或說者以爲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
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師古曰變魅也音或說者以爲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
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必還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
就魅賊也宋祁曰姁本句末無也字
婦不出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
而死也
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
易牙豎貂公曰易牙享其子以快寡人向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
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
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官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
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
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慶父死而魯
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罪三月不葬慶父死而魯

考

今

九

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也莊公弟也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

詔止更置泗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僎從此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

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

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趣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

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身衣弋綵師古曰弋黑色也足履革鳥師古曰革生皮也不以韋帶劍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

以莞及蒲為席亦尚音徒笑反服慶曰兵器如水而無衣縕師古曰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也上書囊以為殿

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大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

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屬師古曰繡五綵也屬織毛也宮

人簪瑋瑁垂珠璣師古曰瑋瑁名也瑋音甲也璣音珠之不圓者瑋也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師古曰瑋瑁之屬是也宮

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謂失農業也陛

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與造甲

之燔謂推而去却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師古曰談笑謂諧謔也談笑謂諧謔也師古曰談笑謂諧謔也然時觀察顏色直

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說曰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

之而問以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師古曰邵公也孔丘爲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大公爲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也爲周太師弁嚴子爲衛尉師古曰以有勇臯陶爲大理師古曰以其作后稷爲司農師古曰伊尹爲少府應劭曰伊尹爲少府應劭曰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師古曰以有勇顏闔爲博士師古曰以有勇應劭曰益作舜處掌山澤之官師古曰益作舜處掌山澤之官季路爲執金吾師古曰以有勇伯夷爲京兆應劭曰伯夷爲京兆仲

山甫爲光祿宜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申伯爲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延陵季子爲水衡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百里奚爲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柳下惠爲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也史魚爲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知無道如矢蘧伯玉爲太傅如淳也太傅傳人主使無大長秋師古曰蘧伯玉衛大夫也名蘧蘧音渠孔父爲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師古曰善王慶忌爲期門應劭曰以其勤捷可爲期門耶也夏育爲鼎官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羿爲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爲旄頭今以羽林爲之髮正宋萬爲式道候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

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舌齒牙樹頰師古曰頰肉吐唇吻擢項頤下也音怡結股脚連脰尻師古曰脰

臂也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遠也偶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偶音禹臣朔雖不肖尙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給統也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

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

在左右談喁而已師古曰喁與翻同音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

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

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

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胸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

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

尙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

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

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師古曰談說行焉改作故說得行焉

處尊位珍寶克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師古曰賓服也音之涉反連四海

之外以爲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動猶運之掌師古曰言至易也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

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宋祁
淵作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幅湊者，不可勝數。
悉力慕之。○宋祁曰：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
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宋祁曰：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常字當刪。
於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
二，廼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施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同敏。
勉也。辟若鷲鵠，飛且鳴矣。師古曰：鷲，鵠也。飛則鳴，行則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師古曰：地
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
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徒，衆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克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工苟反，謂以玉爲纁，用黈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
示不外聽，非玉纁之纁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
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母求備於一人，故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
也。杜曲也。索亦求。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師古曰：魁，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天下和

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耦，合也。徒，衆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

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

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

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珣

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

師古曰琢與彫同畫也琢謂刻爲文也音象

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阬國家

爲庸

師古曰庸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庸

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戾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

身賤體說色微辭

師古曰悅說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身賤體說色微辭師古曰悅說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

師古曰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

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師古曰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師古曰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

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

師古曰伯夷叔齊避周

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師古曰伯夷叔齊避周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師古曰伯夷叔齊避周

懼然易容

師古曰懼然易容

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易容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易容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易容

鄭陽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

師古曰鄭陽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

鄭陽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師古曰鄭陽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鄭陽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師古曰鄭陽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

也圖盡安危揆度得失

師古曰也圖盡安危揆度得失

也圖盡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也圖盡安危揆度得失也圖盡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也圖盡安危揆度得失

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師古曰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師古曰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師古曰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

師古曰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

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師古曰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師古曰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

統類美風俗比帝王所由昌也

師古曰統類美風俗比帝王所由昌也

統類美風俗比帝王所由昌也師古曰統類美風俗比帝王所由昌也統類美風俗比帝王所由昌也師古曰統類美風俗比帝王所由昌也

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

師古曰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

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師古曰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師古曰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

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

師古曰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

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師古曰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師古曰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

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師古曰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師古曰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師古曰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

師古曰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師古曰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師古曰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

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師古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

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

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

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養也。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

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嚮。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

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多士爲周室楨幹之臣，所以安寧也。此之謂也。朔

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襍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

實事也。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爲音于僞反。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

以上容，師古曰：容，首陽爲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柱下爲工，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達朝隱，樂元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依隱玩世，詭時不逢，相達也。臣瓚曰：行與時義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達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師古曰：朔之談諧，逢占射覆。曰：此說非也。達占，達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達占，達人所問而占之也。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

前漢書 卷五 列傳三 東方朔傳

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爲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其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略反。○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西掃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碎。西音信。又音山。鼓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并如此。臣佥按。許慎說文。西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爲灑。掃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云。又音山。鼓反。五字。爲灑掃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云。又音山。鼓反。五字。

【考證】

東方朔傳朔應聲輒對變詐鑠出○鑠當作鋒。

馳逐平樂觀○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有平樂觀。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列傳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爲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

十餘篇。

師古曰。燕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

賀少爲騎士。從軍。冀有功。自武帝爲太子時。賀爲舍人。及武帝卽位。遷至太僕。

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

軍青出。有功。封南朔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朔侯。表亦作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

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闕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爲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謂察視也。

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類也。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爲丞相。不受

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驍馬騎射爲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謝勸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